

# 母子两地书

■曹达功

## 情到深处

2020年,我正在高原参加演习,紧张的实战化氛围和严酷的高原环境对我和战友们的身体都是一种挑战。即使这样,我们很少有人想过“牺牲”二字。

直到那天,忽然听闻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几位战友牺牲的消息,悲愤的情绪瞬间弥漫在我和战友们周围。“牺牲”二字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让人神经立马紧绷。不久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默默写遗书、写家信。

“妈,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儿子应该已经不在在了……”写下开头后,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我开始回忆和母亲、姐姐以及已经过世的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时光里,有磕磕绊绊的争执,也有柴米油盐的幸福,平淡得不起一丝波澜,却踏实得让人心安。我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下笔。父亲离世后,母亲对我更加牵挂。由于这里没有网络信号,她已经2个月没收到我的消息了。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母亲看到这封家书,会多么慌乱不安。

后面的内容,我尽量写得轻松一些。我说:“当兵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也很有意义。妈,你别担心我,这封信是以备不时之需的。银行卡的密码你知道,要是我真不在了,抚恤金你就都给我姐,让她替我给你养老……”

本以为会有很多话要说,可最后只写了两页纸。如果真的牺牲了,我更希望我的亲人们没那么牵挂。

信写完后,我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折起来,用塑料袋包好,放进迷彩服的左胸口袋。后来,繁忙的工作让我彻底忘了这封信的存在。

当年年底,我离开驻训地,前去参加上级举办的文艺演出。返回途中,正好在老家中转。领导准假后,我匆匆回了趟家。

一年多没见,母亲又添了很多白发。她说是因为自己没染头发,姐姐却



姜晨绘

说那是因为她晚上老做噩梦,要么梦到我冻伤了,要么梦到我和狼打架,把自己吓到了。我佯装着笑,对母亲说:“你这是瞎操心,我在高原上暖和得晚上睡觉都踢被子。我们一个个兵强马壮的,狼见了都害怕。”

我没心没肺地逗着大家,母亲笑着笑着却哭了:“你爸走得早,你还没娶媳妇,你可不能做有危险的事情,真要出事了,我咋去见你爸……”

我的心颤了一下,赶紧收拾情绪安慰她:“我这不是好得很吗?我们现在吃得好,穿得暖,你看我现在多壮实。”母亲一瞪眼睛:“哪有家里吃得好!”说着,她就开始张罗包饺子、下面。她说,送饺子来面时,晚上先吃面,明天吃了饺子再走。

那天晚上,我在家睡得很踏实。早上起来后,母亲已经煮好了饺子,我从

部队穿回来的迷彩服也被她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怕暖气不够热,还用了吹风机将衣服吹干。

那年的演训任务,最终圆满完成。我一切平安,这段写遗书的经历也成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今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归队那天早上,母亲还是包了我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饺子,嘴里絮絮叨叨,让我多买点自发热马宝鞋垫,冻坏的肩膀上记得贴膏药……临走前,她递给我一个文件袋,说有时间再拆开。我不以为意,随手装进了行囊。

回到单位后,我打开了那个文件袋,看到了那年写的遗书。我想,应该是去年中转回家那天晚上,母亲给我洗迷彩服时拿出来的。文件袋里,还有母亲给我的回信:“儿子,妈这个岁数了,用不着啥钱。妈一直有些担

心,你去了部队,对象没谈成,高原驻训还很累。妈只是个普通的母亲,只想着你平安归来。但我真的很骄傲,为守祖国的儿子感到光荣。放心去吧,家里有妈在,你不用操心。妈等你平安回来……”

我的心突然很堵,眼睛也有些发涩。母亲的话质朴得几乎没有一点文采,可我却像被一记重锤击中了心脏。她何尝不懂儿子那些善意的谎言,又怎会不明白军人的艰难?她只是不想让我分心罢了。

不久后,我再次到高原驻训,好在这次有网络信号。那天,我拨通母亲的电话,像往常一样嬉皮笑脸地说:“妈,今年驻训地海拔低了不少,还有信号,一切都好着呢。您放心,我明年回去就给您找个儿媳妇!”母亲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了……

## 特殊气质

■陈柏清

## 岁月有情

那年,长姐是单位劳动模范,姐夫守卫着边疆,两人虽然经常鸿雁传书,但因为工作牵绊,他们的恋爱只能“纸上谈兵”。后来,两人商定参加姐夫部队举行的“八一”集体婚礼,这场爱情才从“纸上”过渡到现实。集体婚礼省时省力省钱,最主要的是,我父母非常支持,因为当年他们就是在部队集体婚礼上结成夫妻的。他们说,那是一辈子的荣光。

“八一”前一周,长姐就买好了去往姐夫驻地漠河的火车票。出发当天,她上了一上午班,在食堂吃过午饭,便背上旅行袋,背上父亲早晨给她打的行李包,雄赳赳地像个战士出发了。绿皮车载着她“哐当哐当”跑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上午抵达漠河。恋爱4年只见过3次,面对背着行李包、风尘仆仆的长姐,姐夫很实在地拿出照片对照了一下,然后伸出手:“你是秀清同志吧……”

结婚那天,虽然没有丰盛的酒宴,但有部队首长证婚,有战士们表演节目,婚礼相当热闹温馨。婚礼结束后,大家似乎还意犹未尽。回到宿舍,姐夫换了便服,见长姐还坐在椅子上没动,以为是长姐害羞,忍不住说:“很晚了,休息吧。”长姐伸出手,说:“我站不起来……”原来,婚礼上,一个冒失的勤务兵把一只水杯碰倒了,滚烫的开水洒到了长姐的腿上。为了避免破坏气氛,也怕小战士被责备,她没有声张,一直忍到婚礼结束。

看到爱人受伤,已担任连队指导员的姐夫竟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要去找卫生员,长姐阻止了他。长姐说:“这么晚,大家都休息了,不要闹那么大大动静。”最后,姐夫从药箱里翻出医用剪刀和酒精,一点点把裤子剪开。被烫的创口有小碗口那么大,皮肉和布相连……长姐痛得牙齿“咯咯”作响,姐夫心疼得

掉了眼泪……那晚,姐夫帮姐姐处理好伤口时,已是凌晨。第二天,姐夫请来卫生员。卫生员查看姐姐的伤后,忍不住责备姐夫:“你真敢下手,即使打麻药,这一般人受不了。”就这样,姐夫后来给长姐取了个昵称——“二般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婚期结束后,姐夫陪长姐回家拜见父母。在哈尔滨换车时,他竟然把长姐弄丢了。原来,排队上车时,姐夫看见一位抱小孩的女子着急上车,就让她先上,结果和长姐走散了。长姐上车后没看见姐夫,便走到另一节车厢下车寻找。就在这时,火车开了。长姐身无分文,站在举目无亲的哈尔滨火车站,只有胳膊上搭着姐夫的军装外套。长姐稳住心神后,开始翻找口袋,发现了姐夫的军官证。于是,她直奔哈尔滨军分区的“军人之家”。接待处的人认真核实了相关信息后,帮长姐联系铁路专线,通知姐夫按既定行程在沈阳会合,又给长姐安排了食宿,代买了第二天的车票。后来,在沈阳,姐夫终于接到长姐。新婚小别,两人紧紧相拥,想到这稀奇的阴差阳错,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回到家,见到父亲,姐夫忐忑不安,以为父亲会责备他没照顾好长姐。没想到,接风宴上,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敬了他一杯酒。父亲说:“你和秀清做得都很好,军人家庭,夫妻就是要同甘共苦,要有大情怀,不能太儿女情长。”父亲指着长姐说:“从此以后,你不但要干好工作,还要代他孝顺老人,照顾好家庭,同时也要注意身体。”他又跟姐夫举杯说:“你要担起戍边重任,为国家好好站岗。”30多年过去了,长姐和姐夫还一直记得父亲当时说的这些话。他们的孩子培养得很优秀,公婆也被照顾得很周到,姐夫还多次获得部队嘉奖。

胸中有家国责任,少有闲事上心。在他们家,我很少听到鸡毛蒜皮的争吵。这也许就是他们这个军人家庭特有的气质吧。



## 家庭秀

绿色的枝条  
是来自盛夏的小鸟  
它在你的手中扑闪翅膀  
又栖落在我的头顶轻轻歌唱  
它歌唱阳光的微笑缓缓流淌  
歌唱久别的重逢涟漪般绽放  
歌唱红色的青春  
长着幸福的模样  
李学志配文

**定格** 日前,新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凌鹏博完成任务后返回营区,见到了不远千里来队探亲的妻子郑佩敏。图为夫妻俩在周末享受团聚时光的情景。  
郭喜豪摄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

## 美丽军嫂

“您好,您咨询的异地祭扫问题由我答复……”2022年4月1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张婷婷,在电话中耐心地解答着咨询者的疑问。这些年,身份从军嫂、军人转换成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张婷婷觉得自己生活幸福且充实。

那年,在家人介绍下,张婷婷认识了驻日照某雷达站干部营小勇。在后来的联系中,虽然两人见面机会并不多,但张婷婷心里爱情的天平早已向营小勇倾斜。特别是在他们认识后,营小勇第一次休假,就特意赶到张婷婷家拜访。无论是与家人交谈,还是做家务,他都自然融入,仿佛早就是这个家的一员,这更让张婷婷感到安心。最终,两人在2004年国庆结婚。

婚后不久,营小勇得到一次参加飞行员选拔的机会。考虑到如果被选中,两人将长期两地分居,营小勇心中有些犹豫。张婷婷看出了爱人的顾虑,但不忍看到他放弃成为飞行员的机会,便鼓励他报名参加招飞。经过层层选拔,营小勇顺利入选。

当飞行员有一定风险。在后来的日子里,张婷婷把对爱人的担心悄悄放在心底,尽量将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妥帖,确保爱人能够安心飞行。

怀孕后,张婷婷第一次去江苏婆婆家。因为不习惯婆家的气候,再加上长时间感冒未好,她的身体抵抗力下降,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整个孕期,她多个关节红肿疼痛,经常无法入睡。考虑到营小勇正处在培训关键时期,张婷婷独自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人们常说,婆媳关系难处,但张婷婷从未与婆婆红过脸。特别是婆婆生病后,她忙前忙后,细心地照顾……有人来家里做客时,婆婆总会搂着张婷婷高兴地与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儿媳妇。”

那年,根据相关政策,张婷婷被特招入伍。尽管同属一个单位,但由于营小勇经常在外地执行任务,两人的生活和以前的两地分居,并没有太大差别。此时,已是军人的张婷婷,也更加理解爱人肩上的责任。

面对琐碎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张婷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位休假的战友即将到假期,她都会给出温馨提醒,叮嘱他们及时归队销假。她将大院内军属的资料熟记于心,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军属家中走访;特别是老遗属,她时常自费买水果、牛奶前去探望,陪他们聊天的同时,记录下老人们的需求,整理好后抽时间一一帮助解决。她的细心、耐心、真诚,让这些军属对她非常信任。

大院里有位许素芹老人,是位遗属,在张婷婷入伍的时候,她已经近80岁。每月补贴发放时,老人都是自己到财务领取现金。张婷婷接手这项工作后,每次都会到财务领取现金给老人送到家里。平日里,她还会经常去看望老人,帮老人干家务,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 夜月寄乡思

■陈婧娜

## 那年那时

营区傍晚的天很美,从热烈的橘粉到深沉的黑蓝,每一次仰望都是沁人心脾的璀璨。傍晚后,夜猝不及防地来了,渐渐织上天空,织上营房,直到织出一轮明月,织出闪亮的星。这晚,轮到我最后一班哨。

夜深,月愈明,思念愈浓。曾经,父亲大抵也是这样望着月亮,度过无数个思乡之夜吧。

在我成年前,日常生活里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他常年驻守在祖国西北大漠的边防线上。

妈妈带我去部队探亲时,我会把随身带的零食分享给边防军营的叔叔们。他们对我而言,神秘又亲切,我想从他们嘴里知道关于父亲的故事。

儿时到部队探亲,最开心的是在晚上。父亲陪着我一起漫步在小路上,教我念着我未曾体会过个中滋味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长大些后,父亲会和我谈人生、谈理想,告诉我女孩子也要有血性,将来要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在家时,我还会时常收到父亲的来信。有封信里,父亲说:“愿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坚持以下三点——锻炼身体魄不断运动,精神丰盈不停学习,谦逊认真不骄不躁。”熟悉的话语,从父亲的笔下流淌出来,确实那么情真意切。在我看不到

## 与「军」结缘

■周先玲

有时做些可口的饭菜给老人送过去。

2018年1月,张婷婷因为工作调动,带着孩子们搬到辽宁。工作调动后,她放心许素芹老人,还特意嘱咐同事一定要将每月补贴给老人送到手中。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经不起离别场景,张婷婷交接完工作后,选择默默离开。搬家到辽宁后不久,许素芹老人给张婷婷打来了电话:“婷婷啊,我每天晚上看着你家灯黑着,还以为你是休假回家了,后来才知道你调走了。我这岁数,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那天,挂断电话,张婷婷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三

2020年,张婷婷转业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这里,她的工作仍然是服务军人,不同的是服务对象从现役军人转换成退役军人,从本单位的军属拓展为辖区内的军烈属。因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她很快便进入了工作状态。

去年4月,单位要开展烈士异地祭扫活动,组织烈属异地祭扫。张婷婷认真参考相关资料,为每一名参与异地祭扫的烈属登记好信息,列好祭扫及返回时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利用休息时间主动为他们规划好前往祭扫地的乘车路线,并细致地给予电话、信息提醒。活动结束后,有烈属还给她寄来了感谢信。工作能够获得认可,这让张婷婷感到非常欣慰。

与“军”结缘,无怨无悔。结婚近20年,张婷婷从军嫂到军人,再回归地方服务军人,身份在不断转换,对军队的情感也越来越深厚。她在部队时曾荣立三等功1次,去年又被评为青岛市“十佳好军嫂”。现在,她和爱人还是两地分居生活。她说:“两地分居虽然不易,但既然选择,就要坚持,我为我们的小家撑起一片天,也是为部队贡献一份力量。”

的地方,父爱从未缺席。

虽说后来跟着妈妈随军,在部队大院生活了很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未对父亲、对军人有过确切的定义。我只知道他们拉歌时热烈而欢快,跑步时洒脱而自由,比武时骁勇而不屈。他们似火燃烧,赤诚不渝;他们似江奔腾,不舍昼夜。直到我也成为了他们。

记得入伍前一天,父亲默默将我的战靴擦得锃亮,将我的帽子扶正,将我身上的迷彩整了又整。父亲穿上礼服与我合影。照片中,父亲一身戎装,显得坚定自信,我身披光荣入伍的绶带,胸前的大红花格外耀眼。

亲人的牵挂随着绿皮火车驶出家乡的那一刻,化作了天边漂浮的云。我抬头,它就在眼前,可伸手却怎么也够不到。就这样,我在春天起航,从一个大院踏入了另一个大院,从儿时陪父亲走边防到长大与战友们守边防。不知不觉间,我已身在军营度过了一年半。父亲从不问我部队生活是否艰辛,只是风轻云淡地嘱咐我要坚强。

今年除夕夜,和家人视频时,我偷偷抹泪。过后,爸爸给我微信留言:“哭什么?还不是军人?家里都很好,你和战友们在一起过年也很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父亲看似从不心疼我,其实他希望我离开他也能够独当一面、勇毅乐观。

不知不觉间,远方的山头探出一缕阳光,破晓的黎明带走黑夜,送来新的一天。我知道,前方还会有很多个这样的夜。我会带着父亲殷切期望的目光,大步向前。